

則是脩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爲之奈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爲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說，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爲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祿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

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爲之奈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又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

大王胡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鮒魚焉犬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湏我爲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汝鮒魚曰今吾命在盆甕之中耳乃爲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溉我汝則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湏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即來亦求臣傭肆矣文侯於是乃發粟百

鍾送之莊周之室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饑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何對曰歲饑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左右顧寵於小官而君不知此誠患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令國中曰欲有諫者爲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之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邑梯城者將舍之不者將掘

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請効二人之尸以爲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及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說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奚若可乎對曰今謂天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奚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矣

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鍾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以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

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非不慈也知

命也。桎梏居檻車而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
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
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則三軍之虜
也。死之，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
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
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襄孰賢？對曰：陽處
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襄三日而達。
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
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搏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
行奚然？對曰：臣搏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
親子而不知何也。搏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
也。庶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
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
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
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劉向說苑卷第十一

劉向說苑卷第十二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遠事不得擅
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
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
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義者各止
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
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
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

劉向說苑卷第十二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遠事不得擅
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
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
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義者各止
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
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
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

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官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官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

凶則吊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莘莘征夫每懷靡及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

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爲人臣無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爲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寶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以前揚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進稱曰爲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爲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好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縹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孽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間奉晨鳧敬獻庖厨縹北犬敬上消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好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

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忝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鴝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復讀忝離曰：彼忝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

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鷄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擊，封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

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
侯爲慈父而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凰于飛
嗚嗚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
于天子舍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
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
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
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下離心
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梁王贊其群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君國廣

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奈何王曰寡人
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
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
之召其相曰爲之奈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
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
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
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
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
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
來入門祛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飢

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
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
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
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
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
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
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
周南門刳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
罪若此刳羊矣臣之君固以刳羊不懼矣不然百
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

衣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
乎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
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
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椎結
箕踞見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
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弃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
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
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
籍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

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
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
君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
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
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
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墓夷
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越則殺王已降
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
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
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

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
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
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
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
十萬皆蠻夷踦躡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
比於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
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
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
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爲南越
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爲太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爲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
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爲見子
焉使者曰冠雖弊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
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
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諸侯之禮之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
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
爲二三子慙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
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
冀究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爲居而蛟龍

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
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
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弊邑弊邑之君亦有命矣
曰客必剪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
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
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
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
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儻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
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慨然者三曰臣受

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

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僨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

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
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
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

秦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
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噫甚
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鐘其吉如何
使者曰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
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
死者而無知也又何釁於鐘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
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鐘鼓無聲鐘鼓無聲則將無

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絕人之謀
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孰計之使者以報楚王
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

楚使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
王曰江海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
者曰昔燕攻齊遵雒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
虛其右王歎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
門飲馬乎淄澗定獲乎琅邪王與太后奔于莒逃
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
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刀教王曰刀先生應之

刀敦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者荆平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廬以爲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讎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家營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爲其柎矣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獨爲師彊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視其人狀疑其名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

乎國可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寡人乎國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日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黯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象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飢渴

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
錢以買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
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爲吾君貴
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
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質
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
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爲湯沐邑
毋擇對曰惡有爲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
之地乎遂出不反

劉向說苑卷第十二

劉向說苑

卷十三之十六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劉向說苑卷第十三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
白屋之士皆闢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
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
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
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
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
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

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爲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爲百姓也許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者不惑晏嬰是也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犢魯有孔丘吾殺此三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犢任之以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觀白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路趨進曰

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鳴犢，擊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剝胎焚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傷其類者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天殃其廟，是

以知之。景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殃其廟乎？夫子曰：天以文王之故也。若殃其身，文王之祀無乃絕乎？故殃其廟，以章其過也。左右入報曰：周釐王廟也。景公大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豈不大乎？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歎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焉，東郭垂至。管仲曰：此必是也。乃令儻者延而進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言伐莒者也。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

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
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
優然喜樂者鍾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纁經之色勃
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
也勃然充滿此兵革之色君吁而不吟所言者莒
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小諸侯之未
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君子曰凡耳之聞以聲
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垂不以耳
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謀不能隱聖人之聽於
無聲視於無形東郭垂有之矣故桓公乃尊祿而

禮之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
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
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
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
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
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知所以
存所以亡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
見屠餘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
其故對曰天生民令有辨有辨人之義也所以異

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爲夜，以夜繼日，男女切躋，固無休息。淫昏康樂，歌謳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餘而問曰：孰次之？屠餘不對。威公固請，屠餘曰：君次之。威公懼，求國之長者得錡疇，田邑而禮之。又得史理，趙巽以爲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餘。屠餘曰：其尚終君之身。臣聞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之極諫之士；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者。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爲二。故有道者言不可

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溉之城，不沒者三板，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曰竈生，鼂人馬相食，城降有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

利而借約爲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
爲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
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智伯出
欲殺絺疵絺疵逃韓魏之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
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
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
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
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
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
語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
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虺期年荆伐蔡而殘之
白圭之中山中山王欲留之固辭而去又之齊
齊王亦欲留之又辭而去人問其辭白圭曰二
國將亡矣所學者國有五盡故莫之必忠則言盡
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
無粮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
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毋幸必亡中山與齊皆當
此若使中山之與齊也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

也其患在不聞也。雖聞又不信也。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

下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旁鄰窺牆而問之曰：子何故而哭悲若此乎？對曰：吾國且亡，曰：何以知也？應之曰：吾聞病之將死也不可為良醫，國之將亡也不可為計謀。吾數諫吾君，吾君不用，是以知國之將亡也。於是窺牆者聞其言，則舉宗而去之於楚。居數年，楚王果舉兵伐蔡。窺牆者為司馬將兵而往，來虜甚衆。問曰：得無有昆弟故人乎？見威公縛在虜中，問曰：若何以至於

此？應曰：吾何以不至於此？且吾聞之也。言之者行之役也，行之者言之主也。汝能行，我能言，汝為主，我為役，吾亦何以不至於此哉？窺牆者乃言之於楚王，遂解其縛與俱之。楚故曰：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弃寡人，豎刁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為諸侯笑。及桓公歿，豎刁易牙乃作難，桓公死六十

日蟲出於戶而不收

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曰：白公其爲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已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爲亂？屈建曰：此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是以知夫子將爲亂也。夏十月，白公果爲亂。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咎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年大旱，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反益奢，此所謂福不重至，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田子顏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父問其子。田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於內，然後施於外。子顏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砥兵，其以我爲事乎？

梁公曰不患害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廬龍衣郢

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歛重賦歛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弃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人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下即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於亡